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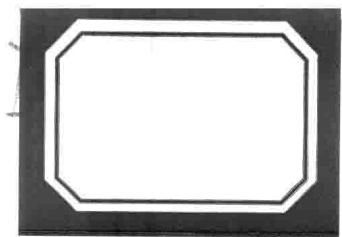


Lost in the Time

相信往昔

周雪·著

人民日报出版社



相信往昔

周 雪 著

人民日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相信往昔 / 周雪著

-- 北京: 人民日报出版社, 2013.7

ISBN 978-7-5115-1972-6

I . ①相… II . ①周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 . ①I247.5

*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153207 号

书 名: 相信往昔
作 者: 周雪

出版人: 董 伟

责任编辑: 马苏娜

封面设计: 何李钰

出版发行: 人民日报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金台西路 2 号

邮政编码: 100733

发行热线: (010) 65369527 65369846 65369509 65369510

邮购热线: (010) 65369530 65363527

编辑热线: (010) 65369522

网 址: www.peopledaily.com.cn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环球印刷 (北京) 有限公司

开 本: 850mm×1168mm 1/32

字 数: 297 千字

印 张: 13.25

印 次: 2013 年 8 月第 1 版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15-1972-6

定 价: 39.80 元

谨以此书献给世上所有乌鸦、

狗和骆驼，以及孤独的人。

尤其是相信往昔的你！



第一章	我将往事捡来缝缝补补 /001
第二章	爱晒太阳的自行车骑士 /039
第三章	你曾有过多少相反梦境 /079
第四章	如果始终没有戴过帽子 /115
第五章	同样可以宽恕精神出轨 /155
第六章	过节买摄影照片的男人 /195
第七章	去远方不晕车成为理想 /235
第八章	说谎比早餐重要的时候 /267
第九章	的士在黎明开往高架桥 /301
第十章	热衷证实些克制的情感 /351
第十一章	烈日从未企图改变树影 /385



我将往事捡来缝缝补补

毫不避讳地说，我的生活从来只有两件事可做：回忆往事和制造往事。它们往往并不孤立，在我有限的生活内容里，它们反复不断生成并犬牙交错般缠绕在一起。走在路上故意让人看不出彷徨、孤独和恐慌的时候，细嚼慢咽抑或狼吞虎咽吃饭的时候，这一切都在发生；不管在任何经纬度，无论天晴下雨都没有逃离过这一规律，即便永远平淡并无章可循。

我记得穿过的每一双鞋的款式和型号，以及和这些鞋有关的事情，会给一个公认的说谎者讲我的真心话，由她转述可免被信以为真的尴尬。有些话，过于真才要尽量说得牵强而生硬，过于清晰才要有意讲得无序而混乱。如果我讲的话有过多漏洞，那些漏洞通常都是故意留的。

我给她讲是希望她说出去，无论告诉谁，总有一天会传到他的耳朵。可事隔多年，直到最近我们在大雾中相遇，说起当时告诉她的秘密，她竟未对任何人说过。我才如梦初醒，这么多年一直期待的幸福被她守口如瓶了。也好，还是由我亲口说吧。无论怎样困难地将简单至极的三个字无限扩大，扩成看不见摸不着的天网。我在心里想都交回来给我吧，这本来就是自己的事，酿成

酒酿成醋酿成毒都与旁人无关。

如果我是外公，一定会流两行清泪抵满腔汪洋。可他的眼眶早被岁月的风吹为寂静无边的沙漠。那时我掉入别人家粪坑，以为外公会骂我，但他直接上了楼顶。那天我在外公的书架上翻来翻去，里面有叫“朱古力”的糖。

楼顶不是花园，外公哪里有闲情栽花种草，姑且不论他有多讨厌牡丹，连映山红他都深恶痛绝，更别说玫瑰。外公的这一生都用来找人，他虽然没有说，但我知道他在找一份可能存在的名单上的人。哪怕真在那拨名单中，可是那拨人或许连名单都没有。

名单之外的人都可能胆小如鼠。

但是那些说胆小如鼠的人大概是没有仔细观察过猫和狗，人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，可是我的左眼和右眼不一样，外公养的狗也是。但如果我是狗，一定也不是一条好狗，穷凶极恶做不到，乖巧温顺也不成，总之客来不咬主至不匍，大概也是要被打来吃了的。若真能做条狗也不复他求。

初学算术时很费劲，外公不让我碰那些算盘，他说不会就不会。所以都是外公的错，他把我纵容成现在这个样子，唱不来歌，画不好画，更别说钢琴古筝了。总之，但凡我得体早去了千百回大姨家。然后我常想那些因为路远没来看我的人也是我不怎么想见的人。

没有人要求我扬名立万，也无人期待我光宗耀祖，我从来不觉孤苦无依。外公不说，但是他不骗我。竟然没有对我的来所打破沙锅问到底，可能是怕他打我。虽然自以为是个亡命徒，但我的亡命只是心理上的，几乎不能和这幅躯壳生死与共。

最怕别人从我脸上看到阴霾。有时我想和孟肯换，哪怕就换

一天，听他们山呼海啸砸光所有家具，第二天一切又像只是电影配音；或者哪怕和任桑换呢，换他吃完鸡蛋再走；和叶涵换我不敢指望，她有世上无与伦比的他们。

我一定也有，只是我没能记住那告别。

我记住了另一个告别，他留给我一个本子，我奢望过他在医院抱的人是我，即便不醒来。他的眼角膜如今在一个未曾谋面的少年的眼睛里。只有心脏还与他相随。

如果在接下来的文字里更加感到如坠迷雾，那先澄清，不是我未云，而是你不知。我这破绽百出的人生里，唯一没有漏洞的大概就是这泾渭不分明叙述了。我是一颗会长大的石头，用模糊的方式交代自己的成长。大学之前像什么都不在乎，躲在校服里混迹在人群中。

梦中自己的婚礼出现过三次，一次和箫筑，一次和操场上那个少年，一次是和当时的国家主席。因此我相信会有人被放逐到别人的梦里去流亡。

现世已渐渐无柴可劈，无马可喂，幸好还有世界可周游。但我得绕道而行，为了避开那些特定人经过的山川。梦里追一条追不上的河，其实就是想叫它慢点，告诉它到达海就没有去处了，想回也回不来。

在吉利的时候更是如此。

唐聚中用毛巾擦我额头的时候，灯光强烈地刺入眼睛，有种豁然顺畅并前途光明的感动。

“做什么梦啊？大半夜的！”唐聚中递过水杯，我一饮而尽后随手把水杯递回。预示美好前程的灯被她转身关掉，黑暗并未

重新向我笼罩。没有和唐聚中讲哪怕是象征性的“谢谢”。她是个不需客套的人，这一点在往后的生活中慢慢深有体会。

在伴有唐聚中规律鼻哼的漫漫长夜，我绞尽脑汁回忆，连个梦话都不曾说过的我，竟然能把她从深度睡眠里吵醒。只感到头痛，梦境里的色彩如被故意做旧的电影，破碎夹杂着破碎，暗淡死缠着暗淡。

梦里始终没看清要求出示证件的人的手，至今我仍然怀疑这手是否真实存在过，只是被他用颤抖的尾音叫着：“捡起来，没看清楚！”分明面对着我却没有五官，又像有两个影子：一个深黑，一个惨白。猛然似能听到寒毛竖起的声音，梦里去的真是那个地方？竟然需要带着复杂沉重的行李去，每个关卡都要向没有五官的人反复出示证件。连去死都需要出示证件，还有什么要怕。梦里的勇气真是可嘉，或者也无勇气可言，吵嚷仅于本能。得知只是个去死并需要出示证件的梦，四肢不再如梦里沉重，总也抬不起来的腿在醒后收放自如，只是头还痛。

往后的日子，不再做有关拿着吉利的证件去任何一个地方的梦，类似的梦境也未出现过。此前，这梦重播般困扰我。如同其他不愿在这里说的梦一样，每次都拖着沉重的脚步从梦里走出来，汗流浹背。那时候孟肯还在，叶涵也还在，把梦说给叶涵听，她说梦与现实是相反的。也许，和那些我曾刻意忘记的事情一样，它已深深根植于我无力搬动的地方。而这一次，我去的地方变了，看到的不再是怒目圆睁、肥头大脸，而是没有五官的人。和每一次惊慌一样，所有恐惧都来自未知。

虽然不再做这样的梦，每每想起，依然心有余悸。

思维处于极度活跃状态，直到唐聚中五点的闹铃狂乱响起，

才意识到这是个绝不可以赖床的周末。也许只有生活在有着刺骨寒风经纬区的人才会真正懂得寒冷，我笑自己对冬天如此容易动情。人们说一年之计在于春的时候，我才发现自己的四季却是从冬天开始的。那一天是2007年元月的一个周末，距离今天七十七个月。但故事并不从这天开始，而是倒推四个月。

独自拖着沉重的行李箱和大包小包走出北京西站，在查票口，出示证件时我被检票员的目光和语气深深震撼。这就是我的首都，这就是首都人民检票员给我的第一课。据后来叶涵分析，这就是那个噩梦的根由。总之，北京西站给我写《难忘的一件事》打下了良好基础，虽然这个题目此后从未出现。

出了检票口，有人举牌接站。高大壮实的男生叫沈鉴，他帮忙把行李搬上车。最后一排还剩三个空位，我在一个靠窗的位置坐下。不到几分钟，车上人满就开动了。车从繁华的市中心渐渐开往郊区，不时出现一些农庄样子的地方，情绪紧张起来，周围一片陌生的脸。不忍心眼睁睁地看着车开往的地方越来越荒凉，越来越远离电视里的美好首都，索性把眼睛闭上。

车上开始出现和我一样的顾虑，一个男人的声音：“靠！上北大荒呢？”

“行不行啊，还有多久？拉去卖了？”

“被流放了？”

“师傅，还有多久到？”一个女生问。

“快了。”

“您不是早说……”还没有说完，只感到有人朝我的方向压过来，没来得及闪躲，衣服上已是一身呕吐物。

“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她晕车，都吐了两天了。”一位三十岁左右的男子递过来毛巾。

还没接过毛巾，女生完全不顾我的衣服又翻江倒海地吐开了，风把呕吐物带回来落在我的脸和头发上。换个角色，这本该是泡沫剧的开场。

“不好意思，真是对不起，和你换换座位吧。”男子稍微扶起女生，我移了出来。感到自己浑身臭气熏天，男子不断道歉，他扶住女孩轻拍她的后背，一口黄水从她嘴里吐出来。新衣服被弄脏，从头到尾没说一句抱歉是极恼的，但是看到黄水大口从她嘴里出来时，愤怒渐渐消失。如果没有猜错，她吐出来的已经是黄疸了。

前排一个男生给我递来一包纸巾和几片湿巾，随后走上前去和司机说着什么，原本抱怨的人们变得平静。吐完斜靠在窗户上的女生，乍入眼帘竟那么像恐怖片海报——头发散乱、脸色惨白、嘴唇发紫、眼睛泛红并深陷。用“骨瘦如柴”形容她一点不过分，若不是长长的睫毛动起来尚有一丝生机，真会对她接下来的呼吸产生严重怀疑。

男子给镇定后的女生披上外套，俯下身轻轻地说：“没事，快到了，再坚持坚持啊。”她的嘴角开始变得有血色。女生微微动了动头，嘴角抿了一下。我闭上眼睛企盼早点到达目的地。可是没过多久在首都郊区堵车了，我第一次观赏到了首都的夕阳。然后我就睡去了，在极度恶臭中。

到达目的地的时候，一个干练大方的女生递来卡片：“你好！我叫马郁，负责新生接待的，有什么问题可以找我。”马郁告诉我办理手续时间已过，只能住招待所。办理完住宿手续，吃完饭

回到招待所已是夜里九点多。路途劳顿，早早就睡了。

微弱光亮和轻微响声使本就不安稳的我从梦中醒来却瞬间呆住，以为是白天受刺激太大产生了幻觉。揉眼，弄出微弱光亮和声响的正是白天吐我一身的人。翻身用被子蒙住头，这就是首都给我的见面礼。

很久后的一天，叶涵翻看到京的日子，黄历上俨然写着：忌出行。

醒来的时候对面的床上被子叠得整齐方正，大家陆续起来，终怀疑昨晚是不是幻觉。吃饭后给马郁打电话，来接我的是沈鉴。时间尚早，排队的人也不多，很快便办完手续。拿到寝室钥匙算是来北京最安慰的事，总算有一个可以自由出入并属于自己的地方，哪怕这里真正属于自己的只有一张床。

沈鉴帮我搬完东西就离开了，得知我是自己一个人来报道的，马郁执意赶过来要帮我铺床。开了寝室门，三个铺空着，一个叠得整整齐齐，一个混乱地放着五位数换来的全部装备——被褥、脸盆、暖瓶还有拖鞋和行李箱，另一个床上正睡着一个人。

听我和马郁放东西的声音，床上的人极不耐烦地叫：“干吗，大早上的。”我在一张凳子上坐下，看着窗帘紧闭没有光线的宿舍心里阵阵凉意。假意说昨天换下的衣服得洗一下，问马郁哪里买得到洗衣粉。马郁说带我去，知道马郁还有事要忙，在楼下和她告别，说想先自己转转再去买。逛一圈，深深被来时的路迷惑，照着那条来路怎么会走到这样一个干净、整洁、宽阔且有序的地方。

广播里传来时而激昂澎湃时而娓娓道来的迎新专题，随后传来正午的整点对时，买完生活用品回到寝室，上铺还在睡觉，气

氛依旧。放弃铺床的打算，东西搁床上，开门听到有人说：“吃饭吗？带份呗。”

“要什么？”我问。

“随便。”她不耐烦地在尾字上用了转音。我不语，毕竟所有词语里最难揣测的就是它。

“吃什么给带什么。”被子稍稍动了动，似乎甚解我意。轻轻合上门，意识到这是一个全新的地方，连关门都要控制好声响。

吃饭回来宿舍里有两个人，一个在卫生间刷鞋，一个在凌乱的桌上吃饭。

“饭带来了。”我在卫生间门口看着正在刷鞋的人说。

“她的。”刷鞋的人说。

“嗯。”吃饭的人用鼻腔回应。不明白眼前一幕，这种气氛和这天气完全不搭调。

吃完饭又回到床上蒙头大睡，我才知道吃饭的人就是睡觉的人，吃饭的人吃的饭就是刷鞋的人带来的，刷鞋的人就是被子叠得整整齐齐的人。

“破鞋……能不刷……哗哗哗的。”睡觉的人说。我更不确定要不要铺床，更不确定怎样处置带回来的饭。

“睡死吧你就，还不信真睡得着。”刷鞋的人说着停下了手中动作，但水还在流。

“睡与睡得着有必然联系？别发出声音就是了，实在闲得无聊就去劝学桥。”睡觉的人说。

水声依旧，本想去卫生间的我忍住了。

“×！鞋不想要了是吧？”睡觉的人大叫。卫生间里立即寂静无声，只剩下我整理塑料袋的声响，刷鞋的人走出卫生间食指

放在唇边瞪着我。我的手慢慢离开塑料袋，站在原地深吸一口气，盘算着要是往后的日子都这样如何是好。看来外公的劝告并非无理。正在我若有所思的时候，门开了，一个幽雅端庄的中年妇女带着碎花连衣裙女生走进来。

“你好，我是任桑的妈妈，以后你们相互照顾啊。”女人看看我和其他空间，这时睡觉的人狠狠地翻了个身。

“阿姨好。”这是我使用过的最佳低音。

任桑朝我点点头，转过身去看到卫生间里的人拿着一双湿漉漉的鞋正朝她点头，脸上似乎带着某种难以言表的恐慌。妇人似乎意识到什么，放下行李准备要走，响起了一阵清脆的敲门声。

“谁啊？还让不让睡觉了？”睡觉的人大动肝火，证实了那恐慌。我常常陷入这样的恐慌中，不止是七十几个月前的这一天，之后这样的恐慌从未离我而去，每一次我都把这种恐慌证实得淋漓尽致。

“有家长要进来，方便吗？”外面传来平静的女声。

“来就来呗！”睡觉的人说。

“不好意思，打搅了！”昨天那个三十左右的男子，跟着一个消瘦的女孩，很难相信昨天吐得昏天暗地的人就是眼前这个温文尔雅的女生，除了显得单薄，谁能相信昨天她翻江倒海地吐过我一身。于是我信，无巧不成书。

女生径直朝窗帘走去迅速将其打开，阳光洒满整个屋子，我看清了任桑连衣裙的底色和印花。男子的皮鞋亮得能泛出光来，那个手里拿着鞋的人从卫生间里走了出来，屋子顿时变得拥挤而闷热。

“干吗？想死啊？”睡觉的女生迅速坐起来并露出全裸上身，

男子快速夺门而出。

“不好意思，铺床。”拉窗帘的女生缓缓地说。

“铺什么床啊，晚上有的是时间啊。”睡觉的人咆哮着。

“对不起。”窗帘被缓缓拉上。

“叶涵。”这时外边的男子叫道，“晚上再回来铺吧。”

“回来就很晚了。”女生朝门外回答，口气缓得像我在邻居家答“吃过饭了”一样自然。

宿舍又恢复了一分钟前的昏暗。

“请穿好衣服或盖好被子，我们铺一下床。”叶涵说，“五叔，您等一下我。”

“×的。”睡觉的人说。

“说谁？”声音不大，但这声音里有刷鞋人、任桑和我加起来都不具备的力量。

“说你怎样？”睡觉的人几近挑衅。

“叶涵！”被称作五叔的男子在门外厉声道，“晚上再回来铺吧！”

“现在铺。”叶涵回答得自然平缓，“您在外面等一下就好。”

“我还真不信了。”睡觉的人用非正常语调说。叶涵没有说话，敏捷麻利地铺她上铺的床。睡觉的人半坐起来，目光死死地盯在叶涵身上。我和任桑母女原地不动，面面相觑。但我却在心底渴望这样的场面最好变得不可收拾，因为从来没有见过那些与我无关的不可控的场面。要是外公知道我是一个这样的人，他变成沙漠的眼眶会不会因此倾盆大雨。

“想怎样？”看叶涵快速铺完床，睡觉的人话音变小。

“对不起，赶时间——不好意思。”叶涵的声音依然充满力